

# 張大千傳

(三七)

## —首度游歐

民國四十五年夏，大千、雯波夫婦首次歐洲之行，活動緊湊而多姿。

其間最主要是兩次轟動巴黎的畫展和訪問畢卡索。

到巴黎中途的羅馬之旅，使他飽覽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果實，和教廷的宏偉，到巴黎後的瑞士行，暢遊歐洲的名山勝水，所得畫稿極多，為他爾後的創作，增添了素材。

此外，在表弟郭有守家中，會晤在法的中國藝術家，無分日夜地為有守揮毫作畫，甚至別開生面地寫生模特兒。

六月，「敦煌壁畫臨摹展」，在巴黎東方博物館展出。習慣上，大千不想出席自己畫展揭幕式，但在邀請來法的薩爾館長要求下，連七月的個展也破例答應了參加揭幕式，與巴黎藝術界人士見面。

一向尊敬大千的抽象畫家趙無極和羅浮博物館館長薩爾，聽到為大千安排會晤畢卡索一事，都面露難色。某些旅法藝術家，更力勸大千打消此一念頭，畢卡索架子太大，大千身為代表性的中國藝術家，如果求見遭拒，豈不失了東方藝術家的顏面。

個性倔強的大千，始終認為藝術家應該相互尊敬，畢卡索即使謝絕約會，也應該有個謝絕的理由。於是他和雯波，請了位趙姓的青年翻譯動身前往坎城。

畢卡索所居古堡，在坎城附近的尼斯，報載七月二十八日，畢卡索前往不遠的陶瓷小鎮，舉行陶藝展的揭幕式。

住進坎城旅館，大千請翻譯撥電話給畢卡索，表示中國畫家張大千遠道來訪，希望與畢卡索談談。

接電話的女子說畢卡索外出，大千遂叫翻譯留下電話號碼，請對方回話，並約會時間和地點。

一、二小時後，畢卡索的女秘書回話，約大千七月廿八日，在陶藝展的會場見面。

炎熱的天氣，陶藝展會場卻擠得人山人海，人人都想瞻仰畢卡索廬山面目。人群隨畢卡索來臨而狂熱，把他高高舉起來歡呼，不再有甚麼行禮如儀的揭幕式。長鬚垂胸，一身長袍的大千，



王家誠

七月的張大千近作展，在羅浮宮博物館東畫廊展出。三十幅近作中的〈秋海棠〉，後受紐約國際畫協推選為「全球最偉大的畫家」畫作。〈山園驟雨〉，則顯現出他大潑墨畫風的嶄新面貌。博物館的西畫廊，展出野獸派大師馬蒂斯以素描為主的遺作。悲鴻留學法國，最喜馬蒂斯畫風，甚至於把其名譯成「馬踢死」；大千的觀感則是：

「馬蒂斯是學敦煌的，尤其是人物素描的線條。」

近作展在輿論界評價很高，全部非賣品，大千笑對友人說：

「這二十幅畫，早已是屬於我太太的私房了；這恐怕是我身後唯一留給她的遺產了。」（註一）

談到七月下旬訪晤立體派大師畢卡索一事，可是大費周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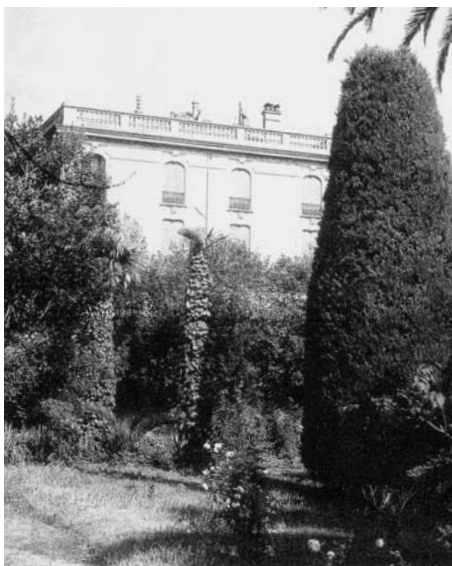
先前雖曾在報章雜誌上露面，受到不少人注意，但被擁簇到不遠之處的畢卡索，卻並無上前跟大千招呼的意思。既已約定，如何視而不見；大千心中有些惱火。

年輕氣盛的翻譯見狀，立刻排開人群，一把抓住畢卡索，責問他何以失信於遠客？

畢卡索轉頭望向大千，算是禮貌性的招呼。翻譯回話表示人太多，太雜亂，使畢卡索無法和大千晤談，約定次日在他古堡中午餐敘談。有這樣圓滿結果，大千不得不感謝翻譯的機警和勇氣。

大千形容畢卡索古堡式的別墅：

「畢卡索的別墅，在坎城附近的尼斯港，傍地中海，本是富豪集居的地帶，聽說他的別墅原是一位公爵的城堡，畢卡索花了百萬美金購入，又花了相近費用裝修，成為富有古代風格而兼具近代享受的豪華別墅，畢卡索命名為『加尼福利亞』別墅，不知用意何在，法國人則稱此為畢卡索的王國，外人難以進入。」（註二）（圖一）



圖一 畢卡索在尼斯港的古堡式別墅

大千估量，畢卡索別墅佔地百餘畝，有四十多間房子，人口不多，顯得十分寧靜。

就報章雜誌所刊出的畢卡索生活照來看，平時很少穿上衣，僅著一條短褲；因為有雯波偕來，特別選了件條紋襯衫、西裝褲和皮鞋。

大畫室中，物品雜亂，但又亂而有序，平時不許別人整理；據說這樣他才能隨手找到所需要的東西。除大千夫婦和翻譯，畢卡索謝絕了其他訪客，以便賓主切磋東西方的藝術。

畢卡索取出五大本帶有中國風的線畫，請大千提供意見。畫中的花卉草蟲，大千覺得似乎在學齊白石的花鳥，線條極見功力，但要談到墨分五色，濃淡層次的變化、氣韻生動，自然不能和純正的中國畫相提並論。

大千稱贊之餘，也委婉地告訴他使用的工具不對；畢卡索希望大千能送他幾支中國毛筆。其後大千果然言而有信，送他幾支特製的牛耳毛筆。六年後，大千在巴黎義妹聲樂家費曼爾處，再見到畢卡索送她的〈草上刀螂〉，已經和這些畫簿中作品，不可同日而語，頗有齊白石的韻味。

逐幅談論畫冊時，有幅滿面髯的墨畫，大千無以名之，心中直覺是個「鬼臉殼子」，雯波則隨口問了句：

談話中，畢卡索特別問中國竹子的畫法：這就是大千返巴黎後寄贈他一幅畫竹的原因，也是禮尚往來的意思。

兩竿墨竹一濃一淡，姿態上變化微妙，卻相映成趣。款署：

「畢加索老法家一笑，丙申之夏，張大千爰。」（圖二）

大千後來向謝家孝解釋：

「我不是說過外國人學我們中國畫不易學的，就在下筆後，墨分五色，互見層次的功夫。我繪贈畢加索的〈雙竹圖〉，右方一株竹，濃墨凸現，竹葉都是向上伸張的姿態；左方的一竿，則是淡墨襯影，竹葉都是向下垂佈的姿態，雙



圖三 張大千回贈畢卡索的〈雙竹圖〉

「這張畫的是啥子啲？」

畢卡索透過翻譯表示「畫的是西班牙牧神」（圖二）。問者無心，聽者有意，畢卡索以為是雯波最欣賞的作品，臨別時竟以此相贈。由於畫中罕見的落了上款：「D.C. Chang」，有位巴黎畫商主動出價十五萬美金，但為大千所回絕，因為這畢竟代表了一份友誼，一種紀念，也就珍重地裱掛在八德園的客廳裡。以這幅「鬼臉殼子」為背景拍照的客人，便以訛傳訛的說它是畢卡索給大千畫像。但何以頭上有角，鬍子又左右長短不一？就不得其解了。而雯波每憶及牧神像，就懊悔：

「早知道這樣，我該挑一張看來順眼些的再表示興趣……」



圖二 畢卡索簽贈張大千的〈西班牙牧神〉畫像

竹之間，不僅顯出了距離，也更見清了濃淡層次。」

畢卡索對中國藝術的推崇，既出大千意料之外，也足證他想學習中國畫態度的真誠，他說：

「我最不懂的，就是你們中國人何以要跑到巴黎來學藝術！」畢卡索進一步解釋：

「真的！這個世界上談到藝術，第一是你們中國人有藝術，其次是日本藝術，當然，日本的藝術又是源自你們中國，第三非洲的黑人有藝術，除此而外，白種人根本無藝術！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事，就是何以有那麼多中國人、東方人要到巴黎來學藝術！」

用餐時，除畢卡索情婦餐後即行離去外，並無他人共用。雅好美食的大千，平日即不喜西餐，對畢卡索王國的午餐也未置一詞，不知是否之善可陳？

餐後同往園中參觀拍照。先是兩人光著頭與雯波並肩合照。前景是畢卡索所畫吹蘆笛兒童的陶片坐像，背景則是陽光燦爛的樹林（圖四）。

隨後畢卡索忽發奇想地在草帽下



圖四 畢卡索與張大千夫婦的合照



圖五 畢卡索與張大千夫婦化妝合照

面的臉上，戴起一隻馬戲班小丑的大鼻子，為雯波加上一頂巴黎最流行的仕女船形帽，他自己則找到一隻陶製雕鏤得五官俱全的面具，用手拿著拍照（圖五）（註二）

張大千對畢卡索的評論，可分為三個層次。

回國後面對記者和後生的標準說法：

「我沒有資格評論畢加索的畫，甚至沒有資格評論任何西洋畫，因為我實在不懂，從來沒有研究過……」

再追問下去，他會說：

「畢加索先生並不只會畫抽象派的畫，他在普通西洋畫上造詣也極深；他

次展覽所作的〈畢加索晚期創作展序言〉（註七）是他對畢卡索最正式的論述。

藝術為世界性的語言；是這篇文章的基本信念，大千從他首度歐游說起：

「……事前過赴羅馬，觀摩文藝復興三傑達文西、拉斐爾、米凱朗基羅之壁畫、雕塑，於西方傳統藝術實地研考，先作了解。深感藝術為人類共通語言，表現方式或殊，而講求意境、功力、技巧則一。」

進而略述畢卡索各期風格衍變，及所受到的傳統、黑人雕刻的影響。

論及訪晤畢卡索動機和印象：

「予之訪畢氏也，初乃欽其創作之潛力，亦示敬老尊賢之意。及至晤敘，觀其滿室圖畫，與夫博採藝術原始資料，始驚其學有本源，非率爾命筆也。」

接著談到畢卡索對中國藝術之推崇和探索，大千贈筆及此後互通函札等，也論及六年後所見畢卡索在線條畫上的表現：

「畫風雖仍沿白石老人，然寥寥數筆，已盡得中國繪畫之神髓。論者每重畢氏之創造，而創造之本源，實為深厚之造詣與功力。故其晚歲之作，線畫之頓挫，與空間之處理，非西方畫家所能躋及也。」

序中所述，雖然有一半是大千親訪畢卡索的經驗和觀感，但遣詞用字，對

所以改向抽象畫方面發展，自有其獨到的意境。一般人看不懂他的畫，他自己也從不解釋。我想這是他老人家玩世不恭，有意考驗世人的欣賞力。」（註四）

進一步，他也會重復一遍畢卡索推崇中國藝術的談話。

他在好友面前談畢卡索時，就比較隨興多了。

三人化裝帶面具的合照洗出後，一幀題字後寄給畢卡索，一幀寄給張目寒夫婦。

「畢加索氏極天真可喜，此其御自製陶器面具，兄亦戴大鼻同攝此影……」他在題贈目寒的照片中題（註五）

《大成》雜誌社長沈葦窗，從香港電詢對畢卡索觀感，大千回信說：

「……弟與之無深交，已就所知簡告。弟以此公有兩點：一玩世不恭，二神經不正常，所以造成那不為世俗所拘的畫派。至於我國道家思想，得其環中，超以象外，似又不同，有待於藝術批評專家也……」（註六）

民國六十四年九月，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「中西名家畫展」，展出畢卡索作品達八十件，國畫家以溥心畬、張大千、黃君璧「渡海三家」為代表。

長大千十九歲的畢卡索，於一九七三年逝世，比他大三歲的溥心畬，則早於民國五十二年便回歸道山。大千為這

畢氏畫風衍變的論述，顯示可能有瞭解現代西畫人士，提供參考。

在巴黎，中華民國派駐聯合國國際文教處代表郭有守家中，彷彿是個藝術沙龍，畫家、音樂家、演員，不管常住或路過巴黎的中國人，往往前來拜訪，雅集一番。他熱愛藝術，也是收藏家和作家，大家稱他為「四哥」。據說他的岳父楊度，是毛澤東的老師，郭太太留在大陸沒有出來。

有守酷愛大千作品，在四川時就開始收藏他的作品，大千住在有守家中，平時一起與來訪的中外藝術家談天說地，閒時兩人敘說鄉情，或看大千揮毫，大千畫展的籌備工作，自然也落在能者多勞的有守身上。

大千在巴黎最早的作品，可能是幾幅〈櫻桃〉。艷紅的櫻桃，顆粒大於中國櫻桃，雯波十分喜愛。大千拈毫點染，綴上一枝綠葉，陪襯得十分鮮活，不僅有守激賞，雯波也要珍藏；但雯波認為江南四月，櫻、筍時節，有櫻桃不能無筍。大千深覺有理，因此贈雯波畫上，以水墨加畫二筍，別具一種境界。（圖六）



圖六 大千在巴黎為雯波所畫〈櫻桃〉

《資中八勝冊》，就在閒話家鄉的唏噓聲中，揮灑而成的水墨寫意畫。正方形的畫上，僅書畫題、第一次題款、鈐名、字印。裱後又以行書題款於裱紙。

如《倒掛琵琶》第一次題款：

「丙申五月重來法京巴黎，住子杰中表家，每話故山之勝，輒為唏噓，為寫資中八景，以慰羈情。大千弟爰。」

後款則為：

「珠江西南岸有石高數丈，上豐下銳，狀如琵琶倒掛，因名。辛亥之春，家四兄文修，授業資中張孟筠，予亦就讀其家數月，課餘嘗侍四兄登眺郡郊諸勝，忽忽已四十餘年前事，真如隔世矣。既為子杰中表寫之，裝成漫復題記。弟爰。」（圖七）

餘者七景，依次為：《古渡春波》、《重龍曉靄》、《滴水彈琴》、《珠江月夜》、《三峰毓瑞》、《麥田雲浪》和陡直通達教壇山頂的《百步雲梯》。

大千無論詩、文或繪畫，描寫首次瑞士之旅的，並未多見，四十五年秋由歐洲東返，經過香港時，為高嶺梅畫了一幅《瑞士山水》團扇，款題：

「夏間於瑞士得稿頗多，此其一也。丙申九月，爰。」

另作《溪山雲霧》（註八）冊頁，溪林之間，二古裝高士偕游，相顧答問，是否寫他與有守偕游的景象？一遠山兀

法京，「重來」二字，可能指到法國後即往游瑞士，農曆五月重到巴黎。

郭有守藏《大千狂塗冊》十三幀（註九），以人物為主，參雜一幅半山水，一幅《睡貓》和一幅《蔬果》。題識顯示，並非同一時間畫贈有守的。

《雪景》為冊中首幀，雪中的松、竹與石，荒寒中別有境界。款亦耐人尋味：

「並世畫雪景，當以溥王孫為第一，予每遜不敢作，此幅若令王孫見之，定



圖八 《大千狂塗冊》（十二幀冊）首幅《雪景》



圖七 張大千在巴黎作《資中八勝冊》之一《倒掛琵琶》

然突現於煙霧之上。

款中未寫何方勝景，僅書：「丙申夏日客巴黎」，亦為嶺梅所藏；但筆下風光究竟是瑞士或八德園遠眺？不能確知。

大千瑞士之游，沒有說明日期；前述題《倒掛琵琶》首句「丙申五月重來

笑我又於無佛處稱尊矣。子杰以為可否？爰。」（圖八）

《印度女子》，談及印度之旅，大千以簡筆寫成印女胸像，題款顯示大千對異國女性同樣觀察入微：

「印度女子別有一種風致，大眼角小，小眼角大，此其特徵也。」——十二幀之三

此作當時未贈有守，只是有守始終沒有忘懷，四年後才寫信向大千要去。

第四幀《仕女》，畫的是巴黎模特兒側影，直到民國四十九年冬再往巴黎，才拈筆補題：

「未免妝模作樣，作態粧喬識汝工，任呼周昉畫屏風，可憐誤入天台夢，流水桃花路不通。

五年前在巴黎，常玉介紹一模特兒，頗有姿致，此寫其貌也。重展戲題。庚子十二月十二日。爰翁。」

第五、六幀簡筆人物，大千自覺勝似南宋梁楷，於第六幀詩後題識可見一斑：

「梁風子未必有此，呵呵，大千先生狂態大作矣。」

第十幀，寫生《蔬果》：一棵鮮嫩的菠菜、四隻紅根綠葉的櫻桃蘿蔔、五個菌傘未張的水墨香菇，加上行書題識，構成完美的畫面。

「偶同子杰菜市見此，索予圖之，時



圖九 《大千狂塗冊》(十二幀冊)第十幅〈蔬果〉

希臘愛能小姐在座，大以為奇筆也。爰。」(圖九)

幀十一的〈老友〉，無鬚的有守和鬚滿面的大千，身著古裝，一副握手言別，依依難捨的表情。最後一幀畫分兩半，一半題作「我同我的小孩」；長鬚飄胸的大千自畫像，懷中一隻活靈活現的猴頭。左半則是遠山和近處的葦岸，三五隻寒鴉飛過江面，上題：

「入眼荒寒一灑然。爰。」

老友惜別，大千心中想著的除了猴子，還有三個寄在港九的小兒女，葦岸

飛鴉，一重重的遠山，也許是該回去的時候。

#### 文註：

- 一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二二九。
- 二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三三九。
- 三、有關大千訪晤畢卡索，綜據謝著《張大千傳》章三三〈訪晤畢加索論畫〉、《臺灣》五十四年五月號頁十七。
- 四、《臺灣》五十四年五月號頁三三。
- 五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三三〈題贈畢加索合照〉。
- 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八頁十一〈答沈葦窗先生〉。
- 七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六頁六七。
- 八、《瑞士山水》、《溪山雲霧》一圖見《梅雲樓藏大千畫》圖九九、一〇〇。
- 九、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頁七五、八六。

#### 圖註：

- 一、《畢卡索PICASSO》〈畢卡索的一生〉圖一一，光復書店。
- 二、《環碧庵瑣談》冊首。
- 三、《臺灣》民國五十四年五月號頁十七。
- 四、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冊首。
- 五、《無人無我無古無今—張大千畫作加拿大首展》頁八三。
- 六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八圖一九。
- 七、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三三三之一。
- 八、九、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三四之一、之十。